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译者序

我第一次读英国作家威勒德·普赖斯的书，就立刻被书中所描写的种种奇情异趣以及丰富的知识吸引住了。作家对大自然、对人类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。我读了一本又一本，就好像随作家一道深入了非洲热带丛林、潜入大西洋底的海峡、登上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峰、踏上了大洋洲荒无人烟的小岛。从他的书中，我知道了大自然中许多有趣的东西：珍禽异兽独特的习性，原始部落的奇风异俗，火山爆发时震慑人心的情景，变幻莫测的海底世界……我不禁感叹：他怎么知道那么多的东西？！

普赖斯是位博物学家。他于1883年出生于加拿大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受聘于美国两个极期权威的科学机构：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全国地理协会。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到世界各地进行科学考察。一生中他游历过七十七个国家，包括中国，足迹遍及五大洲的名山大川、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、天寒地冻的极地、文明世界尚未知晓的原始部落……他的阅历真是太丰富了，难怪读他的小说，就像在读一本有情节的自然百科全书。

普赖斯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少年文学作家。他以自己多年的科学考察中的所见所闻，写成了一套十四本的丛书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。他把严谨的考察活动和丰富的科学知识揉进情节生动、妙趣横生的故事之中。书中内容大多为作者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，所以读来真实、生动。由于它的知识性、趣味性以及故事性，这套历险记一出版立即受到读者的欢迎。第一本《亚马孙探险》出版于1951年，至1985年已重印了十六次，以后陆续出版的其他各本也不断重版，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。

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以哈尔和罗杰两兄弟为贯穿整套丛书的主人公，每本书讲述一次探险活动，如追捕偷猎匪徒保护野生动物、考察大堡礁、猎捕某些珍奇动物等等。在这套丛书中，普赖斯塑造了哈尔、罗杰这两位勇敢机智的少年英雄形象。他希望青少年都能成为哈尔、罗杰那样的人：学识渊博，体魄健壮，正直、勇敢，热爱自然，热爱生活。他在书中大声疾呼：要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，动植物是人类的朋友，不要把它们斩尽杀绝；他谴责人类中的某些分子的凶残、自私、狠毒，在他看来，这些人远远不如大森林中那些四条腿的野兽；他热情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真诚、友爱。整套丛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家正直、乐观的精神，对自然、对生活的热爱。《智斗猛兽》就是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中的一种。相信它一定会受到中国青少年读者的欢迎，哈尔、罗杰将会成为中国青少年的朋友。

由于阅历和知识的限制，译文一定有很多错漏，请读者指正。

骆行健

智斗猛兽

1 惊讶

罗杰盯着老虎，老虎也瞪着他。

那只老虎刚从树林里走出来，没想到会遇到一个人，不禁吃了一惊，站在原地不动了。罗杰更是惊得目瞪口呆。

好一个庞然大物！罗杰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老虎。从前他在非洲见过许多狮子，心想它们一定是猫科动物之王了。可眼前这只野兽似乎比那些狮子还要大一倍。十四岁的罗杰身材魁梧，体重 130 磅，而这只老虎看上去要比他重一倍多。

怎么办？他没有枪。他和他的十九岁的哥哥，身体更加强壮的哈尔一起来印度不是为了猎杀野生动物，而是为他父亲的动物养殖场捉活的。

但一个小孩子怎么能活捉这个凶猛的林中之王呢？

倒是那只雕像一样站在那里的斑斓猛虎要活捉罗杰了。

罗杰关于野生动物的知识很丰富，他知道如果他转身逃跑，那只巨兽转眼间就会追上来。

有生以来的十四年间，他大都是和野生动物一起度过的。他的父亲，约翰·亨特，在纽约附近的长岛有一个动物养殖场，里面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。约翰·亨特是一位动物收集家。动物园在他那里可以购买到从大象到老鼠几乎所有的动物。他住在长岛，他的两个儿子去世界各地寻找他所需要的动物。亨特最近的一封电报是这么说的：

虎，猫科动物中最凶猛的一种，当心别被咬伤。最容易找到的地方——印度，喜马拉雅山脉。我们还需要雪豹、喜马拉雅熊、印度象、犀牛、野猪、熊猫、懒熊、吉尔狮、狼、鬣狗、水鹿、野牛、膨颈蛇。调查一下雪人的情况，你们以前干得不错，你妈妈和我都向你们问好。

约翰·亨特

而现在——眼前就是一个他父亲最想得到的动物，一只老虎。罗杰和它近在咫尺，却束手无策。

忽然，他听到“砰”的一声，一枝箭呼啸着飞过来，射进老虎的肋部，箭头上带着能使老虎睡觉的麻醉药。好样的哈尔——他终于动手了。

但老虎可没发现哈尔，它认为肋部的刺痛是站在它面前的这个家伙干的。随着一声怒吼，它向正想转身逃跑的罗杰扑去。

在罗杰成为它的早餐之前，麻醉药能起作用吗？

哈！一条河！罗杰冲到河边，一头扎到水里，向对岸游去。他要戏弄一下这只野兽。他知道，大多数猫科动物不会游泳，非洲的狮子就从不下水。老虎是猫科动物，理所当然不会游泳了。罗杰差点儿笑出声来。不管怎么说，他还够聪明，能想出这个逃命的妙计。

但身后的水声是怎么回事？他向后瞥了一眼，忽然明白了，老虎喜欢水，它们是游泳能手。这只老虎更是技高一筹，在他后面紧追不舍，马上就能咬住他，把他拖到水里淹死，然后再拖上岸吃掉。

他爬上岸，一个“迎宾委员会”的成员正等着他。又是一只老虎！可能

水鹿，产于印度的一种大鹿。

，印度野牛，为世界上最大的牛。

膨颈蛇，即眼镜蛇。

和第一只是一伙的。两只老虎！一只就够他受的了，何况两只呢！

第一只老虎刚从河里爬出来，像落水狗一样抖动着身子，弄了罗杰一身水。他急忙闪开，迅速跳到水里向回游去。

哈尔站在河边，还有四只虎崽，刚才和罗杰狭路相逢的是一只虎妈妈，也就是这些小虎的母亲。它之所以不立刻去追罗杰，是为了保护它的躲在丛林里的孩子。当它们的母亲去追赶罗杰时，它们急得嗷嗷叫着从树林里跑出来。

哈尔把他的弟弟拉上岸。老虎没有跟上来，怎么回事？原来是麻醉药起作用了。在快游上岸时，它再也游不动了，头沉到了水里。几只小老虎发出哀嚎，它们的母亲马上就要被淹死了。

两个孩子齐心协力把沉重的虎头拉出水面，放在岸边，使这只“熟睡”的老虎能保持呼吸。几只小老虎立刻围上来，舔去母亲脸上的水珠。

他们的父亲约翰·亨特想要一只老虎。现在一个虎美人已经到手了。

“卡车，”罗杰说，“把卡车开过来。”

但哈尔没有动。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不要这只，它的孩子们需要它。”

“把这些虎崽一起带走。”罗杰建议道。

“它们太小了，”哈尔说，“在半路上就会死掉。”

罗杰失望了，“没关系，”哈尔说，“我们还会有机会找到我们需要的老虎的，咱们离远点儿吧，我可不想在这儿等着这位女王陛下醒过来。”

他们退到树丛中观察着，直到这只虎妈妈逐渐清醒过来，和它的孩子们一起安全回家为止。

2 最凶猛的动物

一天早晨，哈尔和罗杰住所的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

哈尔开了门。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说：“你是哈尔·亨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叫维克·斯通。”

“请进吧，这是我弟弟，罗杰。”维克和他们握了握手。

“有人告诉我，你们两个人对动物很了解。我们今晚要开车兜兜风，愿和我们一起去吗？”

哈尔看了青罗杰，罗杰点点头。“好吧，”哈尔说，“晚上是观察动物的大好时机，它们在晚上会到路上来的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维克说，“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，天一黑我就来接你们。”

一辆越野车——猎人们喜欢的一种英国产的大吉普车在夜幕降临后开来了。维克有两个伙伴，吉姆和哈里。这辆大吉普车坐五个人绰绰有余。

吉尔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区坐落在世界最高的山脉——喜马拉雅山脚下。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，差不多有 29000 英尺高。此时此刻这些高耸的山峰依然沐浴在阳光下，但走在林中小径上却像在钻地道。车灯打开了，雪亮的灯光足以使路上或路边的任何野兽暴露无遗。

“你们的枪在哪儿？”维克问。

“枪？”哈尔感到迷惑不解，“我想你知道，我们从来不带枪。”

“那么只有刀了？”

“也没有刀。”

维克停住汽车，“既没枪又没刀，你们怎么打猎呢？你们什么都没有吗？”

“只有这条套索。”套索整齐地绕成环状，挂在哈尔的肩膀上，“我们不是猎杀动物，而是要捉活的。”

“那不太危险了吗？”

“就算是吧，”哈尔说，“我最好解释一下，我们的父亲是动物收集家，他派我们来捕捉老虎、雪豹、大象等动物，饲养在他的动物养殖场中，然后卖给动物园。”

维克把汽车启动起来，雪亮的光柱又开始四处反复地搜寻。

“看，一头白斑鹿。”罗杰喊道。白斑鹿是印度最美丽的一种鹿。吉姆和哈里立刻就开枪了，吉姆没有打中，哈里的子弹却把白斑鹿的左脸打得血肉模糊，一只眼睛被打瞎了。受伤的野兽跳进了林中。维克继续向前开。

“等一下！”哈尔喊道，“你不准备去追它吗？你不能把一只动物伤得这么重还要让它受罪。你得替它解除痛苦——追上去杀掉它。”

维克笑起来，“要在森林里找到它不等于是大海捞针吗？”

第二个受害者是一只亚洲驼鹿。它站在路中间瞪着离它越来越近的灯光，它的四条细长的腿支撑着一个庞大的身躯，头上那美丽的鹿角，多枝而又平展，就像一个花冠。

由于想知道灯的后面是什么东西，它使足力气向汽车撞去。它的孤注一掷没能使汽车受到损害，自己却一命呜呼了。它颓然倒在地上，脖子被撞断了。维克开车绕过它的尸体继续向前驶去。哈尔却感到很难过。

下一个被杀害的是一只龄猴。

“你把你最好的朋友杀掉了，”哈尔说，“当猛兽临近时它会向你报警。因此你不仅杀害了你的朋友，而且使那些依靠这只猴子的声音报答的人也面临着死亡的威胁。”

“噢，别说个没完，哈尔，我们出来是为了痛痛快快地玩一会儿。别扫我们的兴。如果你再这么干，我们就不带你了。”

“我正求之不得呢。”哈尔说。

一头野水牛出现了。多漂亮的一对牛角呀，足有8英尺宽。三只枪对准了它。这只猛兽还没来得及向路边躲一下就倒地而死了。

随后是一只斑斓猛虎。

“停在这儿，”哈尔说，“我想要这个。”

他开始下车。

“傻瓜，你疯了！”维克喊道，“别下车。”

“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开枪。”哈尔说。

他从肩上取下套索。这时他离老虎有100英尺远，他向老虎走去。老虎正迷惑地盯着车灯。哈尔从灯光照不到的地方蹑手蹑脚地向老虎逼近。这只野兽的眼睛像十字路口的信号灯一样闪着绿光，可这并不是“放行”的意思。哈尔无声地向前移动着，尽力避免踏到会发出声响的树枝上。他把距离缩短到50英尺，40英尺，30英尺。老虎发现了他，咆哮起来，整个森林似乎都在发抖，但这并没有动摇哈尔的决心。他抖了抖套索，撒向空中，套索飞向虎头，不偏不倚地套在老虎的脖子上。哈尔把绳套拉紧，绳套上有一个结可以防止绳子套得太紧而把野兽勒死。

老虎发怒了，吼声震天。老虎的喉咙天生就是用来吼叫的。它狂跳着，翻滚着，左冲右突，企图咬断绳子，但这都是徒劳的，因为绳子芯是钢丝做的。老虎又是一次饿虎扑食，不是扑向站在阴暗处的哈尔，而是扑向亮着车灯的汽车。哈尔早就把绳子缠到一棵树上系紧了。老虎没扑到车上就落下来。哈尔跳上车，他们又向前驶去。

“我明天再来把它弄回去。”哈尔说。

又有两个猎物被残忍的花花公子们打死了。

就在这时，哈尔注意到一辆车从后面追了上来，驶到越野车的前面停在路中间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从车上跳下两个人，径直向驾驶员走去。

“躲开，”其中一个人说，“我来开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维克问。

“警察。”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别急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”

两个小时以后他们驶进了一个小镇，停在警察局门前。两个警察把他们带进去，让他们在警官面前站成一排，然后向警官报告这几个小流氓的罪行。

“小家伙们，”警官说，“我希望你们玩得很开心，因为你们再也没机会了。你们得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一大笔罚款。交不出罚款就别想出去。你们觉得你们是动物的主宰，实际上你们最无耻。如果动物会说话，它们也会诅咒你们的。它们会说像你们这样的人比任何所谓的猛兽更危险。你们凶暴残忍，你们是罪有应得的。”

三个小流氓被关进了一间囚室，而哈尔和罗杰却没进去。

“过来，”警官说，“到那里边去。”

“我们跟他们不是一伙的。”哈尔说，“我们一直在干我们的事——保护野生动物。我们从没开过枪，你看得出来我们根本就没枪。我们正在收集一些你们国家的珍奇动物运回国，让我们国家的人们也能观赏到它们。”

“有许可证吗？”

“有，”哈尔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证件，“这是新德里警察局长签署的许可证。”

他把证件递给警官，警官皱起眉头不满地看着，哈尔注意到他把证件拿倒了。

“这是什么文字？”警官问道。

“它是用印度两种官方语言写的——印地语和英语。你英语说得很好，因此你一定看得懂。”

“我能说英语，”警官说，“可我从没上过学，因此看不懂。我只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字，你当然知道为什么印度会有一千多种语言，你应该带一份用吉尔地区的语言写成的许可证。我不知道这张许可证是真是假。”

“你可以给在新德里的警察局长打电话问一下，把我们的名字告诉他——哈尔·亨特和罗杰·亨特。”

“不行，”警官反对道，“你没看到现在正是深夜？他不会在办公室，他正在睡大觉。恐怕你们得在这里呆到明天早晨。”

他转向一个警察，“先把这两个家伙关起来，明天早晨再说。他们不是什么好人，撒谎的技术也不高明。别把他们和另外几个可恶的家伙关在一起。”

这样，哈尔和罗杰就住进了一间属于他们自己的“豪华”的单间。蟑螂和跳蚤在他们身上爬来爬去，搅得他们整夜都不得安宁，好不容易盼到天亮，又等到太阳转到头顶上，警察局长大人才去上班。问明情况后，连早饭和午饭都没给吃，就把他们打发了出来。他们带着满身被蟑螂、跳蚤咬起的包，雇了两个人和一辆卡车，把那只十分疲乏的老虎运回去，装进他们早就准备好的用来放置野生动物的笼子里。他们有许多这样的笼子，希望能在吉尔森林区满载而归。

然后去吃午饭——不过最先受到招待的还是那只老虎。

3 小蒂姆和“巨人”

维克来了。他和哈尔站在一边观看老虎独享它的美餐。它确实很漂亮。

“你认为‘她’有多重？”

“这次应该是‘他’，”哈尔说，“我想会超过 500 磅。”

“哈尔，”维克说，“昨天晚上的事请您原谅。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搞的。我的确不是那种人，昨天晚上在监狱里给我的教训够深刻的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那笔罚款数目大得惊人，现在我已经破产了，彻底绝望了。”

罗杰从屋子里走出来，看见维克，吃了一惊，他真不愿意再看到他。

“彻底绝望了，”维克重复着，“不过我想——我真不愿意提出这样的要求——你也许能借给我点儿钱，家里的支票一到我就马上还你。过不了几天支票就寄来了。”

罗杰开始摇头了。他十分了解他的哥哥，哈尔总是助人为乐。但他一定知道这个家伙是想不劳而获。

“你需要多少？”哈尔说。

“噢，一点儿就够。两百美元可以吗？”

罗杰的头摇得更起劲了。

哈尔拿出钱包，“要卢比还是美元？”

“美元吧。我不知道卢比怎么用。”

哈尔递给他两张一百元的崭新钞票。

“太感谢了，”维克说，“我会尽快还你的。那个警察说了你许多好话，他使我明白了我是误入歧途，干错了事。现在我要改过自新。我想也许我能帮着你们捉到你们想要的动物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哈尔说，“这个任务很艰巨，我们确实需要帮助。你每抓来一只野兽，我付给你 50 块钱。”

罗杰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连脖子都摇累“太好了，”维克说，“什么时候开始干？”

“现在就开始。”哈尔说，“但今天下午你得一个人干，罗杰和我需要加固一下这个笼子，使它能关得住这个最凶猛的野兽。我看到你带着枪了，把它放到屋里去。”

“可我也许会用得着它。你知道——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。”

“如果你有枪，你就会不自觉地用。记住，动物可没有枪。罗杰，把枪拿到屋里去。听我说，维克，我把套索借给你。”

“那很容易，”维克断言，“谁都会扔绳子。可这件事需要一个人用枪。”

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”哈尔说，“谁都会扣扳机，但抛套索却需要一点儿技巧。而且不同的是枪给你的是动物的尸体，而套索给你的是活生生的动物。”

维克又发了一通牢骚后，就背着套索出发了。

这时罗杰开始说话了，他带着十四岁孩子的小聪明批评起比他大五岁的哥哥来，“你这个笨蛋，你再也见不到那两百块钱了。至于每只野兽 50 美元吗，毛毛虫也能算野兽，如果他抓一只来你也得给他 50 美元。”

“废话，”哈尔说，“你应该对人的本性多一点信任。不这么办，我们还能怎么样？罚款已经使他一文不名了。他得依靠什么活下去。我推测他是一个住在城市里的孩子，从来没有真正打过猎，需要有人教教他，看来你我

得当他的老师哈尔说对了。维克从小在城市里长大，和其他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一样，他渴望探险。他住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，离西部储备大学很近。如果能把一个只在大学里度过四个月的人称为大学生的话，那么他也可以算个大学生了。在大学只呆了一个学期就使他忍无可忍了。他喜欢在威克公园湖畔漫步，穿过从学校延伸出来的小路，沿着一条林间小溪溯流而上，去欣赏希克高地的湖光山色。但这些还远远不够，他还想开阔眼界。因此，一天晚上，他自己动手拿了他父亲的钱，还想出了个理由：如果他继续上大学，同样会花掉他父亲一大笔钱，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笔钱用在更能增长知识的旅游上呢？他留下一张字条说：如果他的父亲急切地希望再给他钱的话，就寄到印度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，由那里转交。

然后他就出发了，一路搭车到了纽约，然后坐救生艇偷偷地登上了一艘即将开往加尔各答的货船。他在印度到处流浪，最后来到了吉尔森林区，在那儿他买了一支枪，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像吉姆·科伯特或欧内斯特·海明威一样伟大的猎手。而现在，他手里除了一条可怜巴巴的绳子外什么武器都没有了。

维克在森林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他边走边想，为什么哈尔愿给他两百元钱，而且每抓住一只野兽还给50元钱。他只顾胡思乱想，没留神差点撞到一只印度最大最怕羞的鹿身上。他不知道那就是有名的水鹿。这种鹿把家安在4000到14000英尺的高山上，有时候到山脚下的吉尔森林里，躲在树荫下享受一会儿。

维克眼前的这只动物长着尖尖的角，皮毛是黑褐色的，喉部覆盖着鬃毛，尾巴很长。

现在要有支枪就好了。他试着把套索扔了出去。但那家伙已经开始逃跑，绳子落在它的背上又滑了下来。

一只白斑鹿也随着水鹿一起跑了起来。维克认识白斑鹿，因为前一天晚上他曾打死过一只。两只鹿转过身，挑战似地看着给它们带来不愉快的人。两只鹿并肩站着，摆出一副同心协力对付侵略者的姿态。

水鹿像一匹马那么大，而白斑鹿却像一匹小马驹。维克还看到了第三只鹿，可这只鹿比兔子还小。后来他才知道这是麝鹿。维克不知道它的学名，但他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小蒂姆。

小蒂姆跑过去停在白斑鹿和水鹿的正中间，高大的水鹿低下头去舔它的小朋友皮毛。

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！机不可失，总不会一个都套不住吧。维克抛出套索，希望能套在水鹿或白斑鹿的角上。至于小蒂姆，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，它太小了，简直不屑一顾。

套索挂在一个树枝上，树上立刻传来咆哮声，维克抬起头，看到一只金钱豹正冲他龇牙咧嘴。它从树上跳下来，盯着维克。维克觉得他的末日到了。幸运的是，就在这时，水鹿叫了一声，金钱豹立刻转身去追那三只鹿。水鹿和白斑鹿跑得很快，而麝鹿却跑不动，因为杂草和它一样高。

水鹿回头看到它的小伙伴正在草丛中挣扎，这个“巨人”冒着葬身豹子爪下的危险，跑回去把小蒂姆衔在嘴里，和白斑鹿一起逃命了。

豹子尽管是野兽中最凶残的杀手，但却追不上鹿，它被远远地甩在后面。维克听到一英里以外豹子愤怒的吼叫声，因为它的猎物逃走了。

维克回到亨特兄弟住的小屋，向兄弟二人吹嘘了一通他是如何勇敢地面

对三只鹿和一只金钱豹的。

“那么，我想你是不会把金钱豹抓来的，”哈尔说，“可你能弄回三只鹿来也是很了不起的。你把它们都装进笼子了吗？”

“不，”维克说，“我没把三只都带来。”

“那么，大概你把两只大个儿的抓住了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太可惜了，”哈尔说，“不过你能把那只麝鹿捉住也不错。它跑不快，很容易被捉住。实际上它是三只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。它很特别而且很值钱，因为它的身材小得出奇。因此我们必须祝贺你把世界上最奇特的鹿带了回来。你把它放在哪儿了，就是你说的小蒂姆？”

“它也逃走了。”

“可是在石块和草丛中抓住它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大鹿跑回来把它带走了。”

哈尔和罗杰再也想不出该说什么好。

天渐渐黑下来。维克回他的住处了。罗杰对哈尔有一肚子怨气，他责怪哈尔不该雇佣这个愚蠢的城市叫化子。

进屋的时候，罗杰看到在黑暗的角落里有个什么东西在移动，好像是一条无毒的花蛇。蛇不大，还不到4英尺长。

“好，”罗杰想，“我得治一治他，我略施小计就会把他吓个半死。”

哈尔上床睡着后，罗杰提着蛇尾巴把蛇放到哈尔的床上。蛇喜欢呆在温暖的地方，它紧紧地依偎着哈尔来取暖。

哈尔醒了，觉得什么东西在他的肋部蠕动，他惊叫一声，把蛇扔到地板上。罗杰兴灾乐祸地大笑起来，笑得肚子都疼了。

“你那么喜欢动物，那只怎么样？”他说。

哈尔看了看那条蛇，脸都吓白了。

“别担心，”罗杰说，“它是无毒的。”

“无毒的？！”哈尔吼了起来，“那是一条眼镜蛇！”

“哎呀，我不知道。”罗杰赶忙道歉。他满以为哈尔会大发雷霆，可没想到他的耐性极好哥哥只是把蛇装进一只麻袋里，并说：

“这很好。父亲交给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捉一条眼镜蛇，谢谢你把它找到了。以后如果你再这么干，小心我敲掉你的脑袋。”

4 三个猎物

第二天一大早，罗杰、哈尔和维克又来到维克昨天白白放跑水鹿、白斑鹿和麝鹿的地方。也许动物们喜欢这个地方，还会再到这儿来。

哈尔一眼就看到了树上挂着的绳子。

“那不是我的套索吗？维克，你昨天怎么没把它带回家？”

维克瞪着套索，仿佛从未见过它似的，“我忘了，也许我太紧张了。当时有一只豹子从树上跳下来，我怕它追我。”

“好了，今天不会有什么豹子了，你可以轻松地呆在这儿。听，我断定它们快来了。它们留恋这个地方，要保持安静，别把它们吓跑了。”

水鹿在前面开路，白斑鹿跟在后面，随后是小蒂姆，那只小麝鹿。它用它那小小的脑袋拱开杂草，在它的大朋友旁边推开一条路。

维克说：“它们看到我们不会逃跑吗？”

“我想不会的，”哈尔说，“鹿对人很友好，就像海豚会追随着船游动一样，它们喜欢人。除非它们看到枪，否则是不会躲避人的。”

哈尔把套索从树上拽下来。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，如果把水鹿套住了，那么另外两只就会因受惊而逃走。他盘算着怎样一下把三只鹿都捉住。

这些动物的行动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。鹿不仅对人很友好，它们彼此之间也很亲热。胆小怕事的白斑鹿和水鹿紧靠在一起，它们抬起头来，两张脸就贴到一起了。哈尔的套索飞过去正好把两个头都套住了。

“我们该把卡车开来。”维克说。

哈尔答道：“没必要。别出声，让它们慢慢习惯这条绳子。”

对维克来说，一动不动地站着可太难了。他紧张极了，心脏像被大锤敲打一样怦怦地跳着。他想跟哈尔说句话，可哈尔用手把他的嘴堵住了。他们就这样坚持了足足15分钟。

那只麝鹿呢？它还在和杂草搏斗，直到它挣扎着来到它的大个子伙伴身边。

三个年轻人像周围的树一样静静地站着。

随后，哈尔开始小心翼翼地拉绳子。开始时两只鹿还想反抗，但因绳子拉得又轻又慢，以至使它们根本就意识不到会有什么伤害。因此它们向前迈了一步，接着又迈了一步，不久它们就大摇大摆地缓缓向前走去了。

罗杰抱起麝鹿把它装进自己猎装上的一个大口袋里。

“太好了，”哈尔说，“那个小家伙是最难得的。我敢打赌，父亲能把它卖到500元。据我所知，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动物园有麝鹿。如果哪个动物园买了它，一定会游客盈门，一睹世界最小的鹿的风采。”

500元，维克眼前猛然一亮，如果有500元钱，他什么事情不能干呢？

他们前面的一丛灌木忽然活起来了，一部分灌木开始移动。谁见过会走路的灌木呢？可眼前这丛细枝正在从容地穿过小路。

眼前这不可思议的景象吓得“胆小鬼”尖叫了一声。“胆小鬼”是哈尔和罗杰偷偷地给维克起的名字。那一丛细枝大约有两英尺长。

“别挡它的路，它不会伤害你的。”哈尔说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胆小鬼结结巴巴地问。

“豪猪。”

那些像细枝条一样的东西是豪猪的刺。它们长在背部，把身体从头到尾

盖得严严实实。它的末端像针一样尖利。

维克由于怕被它扎着，就从一边绕到它的身后，正对着针尖。

“噢不，别站在那儿，”哈尔喊道，“它的身后才是真正的禁区呢！”

“你想骗我，”维克说，“我在这儿很安全。”

“不安全。你再不躲开它就要攻击你了。”

“谁听说过一个动物会向后攻击呢？除非它转过身来，头冲着我。”

“你一点都不了解豪猪。我警告你，快到它前面去！”

“你以为你能愚弄我？”维克发火了，“我在这儿很安全，我就不走。”

忽然，豪猪以闪电般的速度向后退去，它的刺穿透了维克的裤子，深深地扎进他的腿里。维克的尖叫声在一英里之外都能听到。

心满意足的豪猪跑进灌木丛中不见了，把十几根刺留在了维克身上。

“瞧，”哈尔说，“现在你该明白我没骗你吧。”

维克大声嚎叫，“快把这些刺给我拔出来。”

“躺下，让我试试，”哈尔说，“但拔出来的时候比刺进去时还疼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每根刺的末端都有一个小钩子，就像鱼钩一样，拔出来的时候会把你的肉钩破。但又不能让它们留在里面，这些东西很不干净，会使你得坏疽病，那样的话，医生就得把你的两条腿都锯掉。”

这可怕的预言着实把“胆小鬼”吓了个半死。

“两条腿！”他干嚎着，“我干吗要来这个国家，这儿只有谋杀和病毒。”

“别忘了，”哈尔说，“你也犯了许多谋杀罪。想想那些可怜的动物，有多少死在你的枪下，而你杀死他们只是为了一时痛快。”

“这全是你的错，”维克喊道，“如果你不雇我，我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了。”

这话说起来让人好笑，维克自己也明白，哈尔不用多费口舌。

“好了，”他抓紧一根刺使劲拔了出来。维克的吼声简直让老虎都自愧不如。

每拔一根刺都伴随着一声嚎叫。刺的钩子不仅划破了维克的腿，还把他的裤子扯得破破烂烂。等到刺被拔完后，哈尔脱下自己的衬衫，撕成两半，把维克的两条腿包扎起来。血止住了。

“等一到家我就用消毒剂给伤口消毒，我想很快就会好的。起来，咱们回去吧。”

可维克一点也动不了，他甚至连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。自然，他把自己所受的痛苦都归罪于哈尔了。

“我去开卡车。”罗杰说。

“还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，”哈尔说，“把他放在那只水鹿背上。”

那只水鹿耐心地等着他们把维克放到它的背上，它的头低垂在一侧，脚在另一侧。

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小屋。维克被抬了进去，小麝鹿也被带了进去。哈尔和罗杰又出来把两只大鹿关进了同一个笼子，他们知道把两只鹿关在一起，它们会更幸福的。

然后，他们给维克敷上抗菌药，让他留在屋里养伤，直到他能走向自己的住所为上。哈尔和罗杰走出屋来给两只鹿准备美餐。

维克注意到那只麝鹿，罗杰已经从口袋里拿了出来，此时正在屋里踱来

踱去。一只动物值 500 元钱，他心里一阵高兴。他把小麝鹿抱起来放进自己口袋里。最好赶紧溜之大吉，有价值 500 元的东西在口袋里，他的腿也不那么疼了。

他溜出亨特的小屋，穿过树林，走到自己的住处。他的朋友，吉姆和哈里都在那里。他炫耀起他的宝贝来。他们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动物。像是个玩具——它长得和鹿一模一样，但身材只有小猫那么大。

“正因为这样它才引人注目，”维克说，“它能值 500 元，我会给你们每人 100 元，剩下 300 元归我，这 500 元够咱们痛痛快快地玩一阵子了。”

“到监狱去玩吧，”哈里说，“我们在那儿都得玩儿完。那就不是一晚上的问题了，要关我们好几个月。”

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哈尔走了进来，“你看到——噢，在这儿呢。它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，”维克想了半天才说，“你不在屋里，我怕它自己溜出去走丢了，就把它带到这儿，等你们一有时间照顾它，我就还给你们。”

“你真是太好了。”哈尔说。他已经猜到了事情的真相，但不想捅出来，“你的腿怎么样了？”

他问。

“疼得像火烧一样，一定是你放的抗菌剂引起的。”

哈尔想，这家伙说话总是那么令人讨厌。

“好，不管怎样，”他大声说，“谢谢你照看着小蒂姆。”然后抱起小蒂姆走了。

5 嘲笑人的豹子

孩子们捉住的大水鹿像一匹高头大马一样棒。

它是一种半驯服的动物，以前曾被住在山坡上的谢尔巴人驯养过，就像拉普兰人使用的驯鹿一样。

水鹿驮着维克显得毫不吃力，因此哈尔想试试能不能把它当马骑。

他把水鹿从笼子里拉出来，既没有鞍子，也没有缰绳。他爬上鹿背，抱着鹿的脖子，用脚跟轻轻地磕了一下鹿身，鹿居然开始走了，他不禁大喜过望。

可怎么让它转弯呢？他刚好能够到鹿头，他发现向一边拍一拍鹿头，他的坐骑就会转弯。练习了几天后，他几乎成了“驯鹿大师”。

一种人和动物的感情渐渐建立起来了。

一天，当哈尔正在穿过树林时，一个人挡住了他的去路，这个人是在吉尔森林区外面不远处一个大村子的村长。

老村长泪流满面。

“我的老婆和女儿刚才被一只豹子咬死了。这个恶魔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已经咬死我们村里 525 个人了。”

“有人告诉我说，你和你的朋友都是优秀的猎手，能来帮我们杀死这只野兽吗？”

“我们会来的，”哈尔说，“我们很想弄到一只豹子——要活的，而不是死的。”

“你不可能把它活捉。”

“好吧，”哈尔说，“我们会见机行事的，一小时后我们就赶到。”

不到一个小时，哈尔、罗杰还有维克就踏上了去吉尔村的路。

哈尔骑着他的水鹿，为了方便起见，他叫它山姆。他知道山姆痛恨那些猛兽，因为那些猛兽对山姆和所有其他的鹿都不友好。虎和豹都知道鹿肉鲜美极了。

但有时候鹿也能战胜猛兽，它的威力无比的一踢可以击败任何它不喜欢的野兽。

哈尔骑着山姆，罗杰开着越野车。坐在车上的维克对这次探险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倒不如呆在家里养他的伤。

到达那个村庄时，他们发觉村庄好像被遗弃了，街上只有村长一个人，还有一头牛和几只山羊。

“村里的人去哪儿了？”哈尔问。

“都躲在屋子里，他们不敢出来。快来，到我屋里去。”

在屋子里，他们见到了村长的儿子。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已经被埋葬了，此时屋里显得很凄凉。

屋里还有一个怪人，正在用刀子把一块木头雕成豹子的形状。

“他刚来，”村长的儿子说，“他说能帮助我们。”

那个人转过身来鞠了一躬。“我是个魔法师，”他说，“我会把罪恶的灵魂从豹子的身体中驱除，把它的邪恶除去以后，它就不会再伤害你们了。”

谢尔巴人是鲁马拉雅山区尼泊尔一个部族的成员。——译者注

拉普兰，北欧地名，包括挪威、瑞典、芬兰北部一带。——译者注

哈尔问：“你怎么才能把豹子的邪恶除去呢？”

“你们知道后就会觉得很简单，”怪人说，“我把这块木头雕成豹子的形状，然后把它带到加德满都放入恒河的一条支流里，河里流的是圣水，我将作一次祈祷，这样，圣水就会把豹子身体里的罪孽冲走，随着恒河把它那邪恶的灵魂带到遥远的大海里，它就不能伤害人了。我只要你们一千个卢比。”

“一千个卢比！”村长惊叫起来，“我哪有那么多钱。”他转向哈尔：“你要多少？”

哈尔大笑起来，“我一点儿都不要，我只想要你的那只豹子，我想把那只豹子带回国，在那儿教教它怎样懂礼貌。你的豹子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邪恶的灵魂，它只是想弄点儿吃的，如果把“它喂饱了，它就不会吃人了。”

“我不相信你会成功，”村长说，“但由于你不要钱，所以我让你先试试，如果你失败了，我挖地三尺也要给这位魔法师大人凑足一千卢比。”

“听！”村长的儿子说，“豹子又在抓各家的门了。难怪人人都胆战心惊。但愿我们的门上了锁。”

“已经锁好了。”村长说，“它正在抓门，不过它进不来。我们在这儿平安无事。”

豹子停了下来，发出一连串咳嗽似的声音，像一个人在笑：“哈——哈——哈。”

“它在嘲笑我们。”村长的儿子说。他被吓坏了。

“别怕，”他的父亲说，“它进不来。”

“哈——哈——哈！”豹子又在笑。现在它不抓门了，但传来一种新的声音，豹子顺着树枝和泥抹成的墙爬上屋顶了。怎么办？想把屋顶锁住可是办不到的。他们头顶上又响起了用爪子扒房顶的声音。房顶并不结实，是用树枝、灌木枝搭成的。

那个孩子吓得脸色煞白，维克躲到墙角去了，就连那个魔法师也被吓坏了。他拾起刚才一直刻个不停的那根木棒，准备在豹子跳下来时给它重重的一击。

一束阳光从房顶射了进来。洞口越来越大。哈尔赶紧跑过去把门打开。豹子跳下来了，一大堆树枝也随之落了下来。

豹子站在屋子中间一边环视着四周，一边发出似笑非笑的咳嗽声：“哈——哈——哈。”

魔法师挥舞着那个像圆场棒球 球棒似的木豹子，没有击向豹子，却响亮地打在哈尔的脸上。

情况对豹子很有利。它感谢哈尔给它留出了一条退路。可它不会空腹而归，它一口咬住了村长的儿子跳到门外。跑出 100 英尺后，把那个年轻人放下，又开始大笑——“哈——哈——哈。”

豹子好像在和他们开玩笑，哈尔提着魔法师的假豹子，罗杰拾起房顶上掉下来的一根大木棍冲了出来，向豹子扑去。这时豹子已经止住“笑”声，咆哮起来，吼声如此之大以致于整条街上的房门都打开了，人们探出头来想看看出了什么事。豹子逃进了树林里，那个孩子一瘸一拐地走回屋里。他受了伤，但不重。

维克从角落里爬了出来，挺起了胸膛。

“好家伙！我们把豹子吓跑了，我们给了它应有的惩罚。”

其实，他一直躲着什么也没干。“我打赌它不会再来了。”维克像只孔雀一样神气活现，尽情地享受着门口的人向他投来的敬佩的目光。他成了一时的英雄。

“我什么都不怕。”

“得了，别说了。”哈尔说，“留着点劲儿对付那只豹子吧，它还会来的。”

“它再也不会来了。”维克又重复说了一句。

维克的话音未落，豹子就回来了。这次它选中了那个胸脯挺得最高的家伙作它的美餐，于是径直向维克扑去。维克则直奔一棵大树，他爬了十几英尺后停了下来，觉得在这儿该没事了。可他不知道豹子是最优秀的爬树能手。

“哈——哈——哈。”豹子在嘲笑他，并开始向树上爬。维克又急忙爬了起来——大概有20英尺高了。豹子几乎咬到了他的脚。维克越爬越高，一直爬到树顶上。豹子在他下面不远处停了下来。它对树很了解，喜欢把它抓住的猎物拖到树顶上以避免其他饥饿的动物和它抢食。它的力气大得惊人，可以把比它还要重一倍的东西拖到树上。

但它深知它的两百磅的体重会把树枝压垮，因此就不敢向上爬了。

它在那里守株待兔，早晚它的晚餐会送到嘴边的。对豹子和树上的人来说，这段时间都显得太长了。哈尔和罗杰不断用石块猛砸那只野兽，希望把它激怒而爬下来，可惜无济于事。石块砸在豹子强壮的背上弹了下来，没能把豹子怎么样，却使哈尔和罗杰手忙脚乱，有几次落下来的石块重重地砸在他们头上，而上面的野兽却不时发出阵阵嘲笑声。

夜幕开始降临了。维克的胸脯再也挺不起来了。他又开始发牢骚，和往常一样，他把责任都推到哈尔兄弟俩身上。他得在这儿呆整整一晚上吗？豹子是不在乎的——它捕食大都在晚上进行，早晚它的可口的美餐会自动落到它嘴里的。

罗杰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：“我去把网拿来。”他跑到汽车旁把网拖了过来。

“好主意。”哈尔说着，和村长一起把网拉了起来，离地面有五英尺高。

他示意维克：“跳！”

可维克没有跳，“别骗我，会把我的头摔碎的。”

“跳，我们接着你呢。难道你愿意在树上过一夜吗？”天越来越黑，不一会儿，维克就看不见网了。最后，他终于鼓起他那一点可怜的勇气跳了下来，落到网上后弹起老高。他想，这回又要落到树顶上了。然而并非如此，他还是又回落到了网上。躺在那上面挺舒服，就像弹簧床一样。

可这时豹子也正从树上往下爬。

哈尔不见了，在豹子落到地上的一刹那，他牵着山姆赶到了。山姆立刻施展起对付猛兽的绝技来。它飞起一脚，狠狠地踢向豹子，豹子疼得抽搐起来。山姆又用另一只脚踢了过去，那只凶猛的豹子翻了个身，躺在地上不动了。

“快，”哈尔说，“用网缠住它，装在汽车的货仓里。”

“谢谢你们把它杀掉了。”村长说。

“它还没死，”哈尔说，“我们把它装进笼子后，它会像平时一样活跃。”